

蝸行 20 年：女性主義地理學在臺灣的發展

Feminist Geography and Its Sluggish Development in Taiwan

張華蓀*

Hua-Sun Ch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draw on three waves of feminist geography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of academy geography in Taiwan. The study shows that while feminis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waves of development, it is hardly taught and discussed in local academy. While there are many thorny gender issu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cademy, little gender-related research was held. Within the handful gender-related works, not much was informed by feminist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issues raised by the second and third wave feminism. In general, feminist geography and gender issues have not been taken seriously. Local academy geography still keeps itself in rigid barrier and leaves little spaces for feminism. Although constrains set by nationalism, chauvinism and academic capitalism structures may have caused it, passive reaction by the academy allows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s unquestioned and prevailed. It is time to take action to raise gender consciousness. We need to introduce feminist-oriented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nd critique current gender-blind habitués,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works. We must walk out of the isolated cave and unite with other feminists to put pressure on the academy. With all these efforts we can then start to imagine and establish more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knowledge.

Keywords: feminist geography, women in academic geography, higher education.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候選人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 要

本文以歐美女性主義地理學的三波發展為基礎，檢視女性主義地理學在臺灣的發展，以及本土地理學的學術環境。研究顯示，歐美女性主義地理學雖已經過三波發展，但卻並未在本土地理學界引發討論，相關理論也僅能在概論性的課程中有一兩堂課的簡介；臺灣雖有著多元的性別議題，但對地理學界的影響較不顯著；在地理學界少數與性別相關研究中，受第二、三波女性主義之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啟發者也非常稀少。整體而言，涉及所有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與認知、關聯所有社會、經濟與政治活動的性別問題，在地理學界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學界仍將自己圈圍在難以穿透的高牆中，將女性主義者所關切的社會議題，以及相關國際學術脈動隔離在外，無論在想像、實質與生活空間上都相當封閉。這固然可歸因於國家、父權與學術資本主義等結構性限制因素，但施為者不質疑、不衝撞、消極以對的態度，可能更是讓結構限制得以橫行無阻的關鍵。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要形成改變尚有賴有識之士不斷提升學界之性別意識；吸引新生代加入行列；以女性主義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分析、質疑、批判既有習癖、制度與學術研究。並走出畫地自限的圈子，連結相關理論與力量，團結起來對地理學界形成壓力，方能促使本土地理學界開始建立更性別友善的學術環境，及強調性別意識。

關鍵字：女性主義地理學、地理學界中之女性、高等教育

(女性主義研究) 肯定女性的經驗、想法與需求。其目標是為了能以某些方式改善女性的生活、是為了在解放上有所貢獻。其所涉及的是重新思考你看世界的觀點，需要開放而誠實地面對你的感覺和恐懼，並將你自己的生命與研究過程整合起來。它也意味著挑戰既有看世界的方式、挑戰長期建立了的研究實踐、也挑戰學術界以及研究機構中的男性權力結構¹。

(McDowell, 1988)

前 言

女性主義地理學企圖在**改變社會、結束性別不平等之目標下，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取徑，研究社會的性別結構如何形塑和轉變空間**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如果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僅是為了學術生命的積分加點、不只是為掌權者服務、不只是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了了解在各種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變遷下弱勢者的處境；為了了解時間、空間以及社會結構、制度、習癖 (habitus) 對人類幸福、自由所造成的不公限制；並進而思考改善甚至解放的途徑。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逃避關涉所有人們生活的性別議題。**女性主義，也就是應納入所有地理分支中，探討地理問題與觀念的視角。**面對本土地理學界在女性主義地理學上幾近空白的發展，策略性地引用 McDowell 簡潔、強烈一點的語言作為開端，或許可以多吸引一些注意、激發一點論辯，並進而吸引更多朋友加入吧！

歐美的女性主義地理學早在 1970 年代，就與婦運以及女性主義理論相互激盪並肩發展，她們探討當代與性別相關的社會議題，並據以檢視、甚至重塑理論與概念，思考性別問題的出路。相較之下，

本土地理學界對女性主義理論與婦運的發展是冷漠的。第一個設置於臺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的「婦女研究室²」，是由臺大地理所的姜蘭虹教授於1985年參與草創，但地理學界年輕一代學者似乎並未跟進，並未加入性別研究的行列。在國科會區域學門認可的四份地理類學術期刊³裏，由1962到2004年的42年中，總計530篇人文地理的相關引介與經驗研究裏，與性別相關的文章僅有6篇。在1961到2004年的43年間⁴臺大、臺師大、高師大與文化大學地理研究所博碩士論文中，只有12篇與性別相關的碩士論文。

本土地理學界對於性別議題的冷漠相當令人遺憾。不僅是因為這些看來似乎「只是」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議題，其實都為空間、地方、領域、區域等地理傳統概念提供新的切入點、為這些概念的重新定義提供了契機。遺憾更是因為本土地理研究所大都是國、公立大學或師範校院，就一個在論述場域具有優勢地位、對政策發展具有影響力（或至少可給予鍼砭）、對民眾與下一代具有說理與啟發作用的知識分子而言，未能思考空間、地理在攸關所有民眾生活之性別議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未能指出政策以及社會在空間認知與實踐上所產生的種種排除、劃界與阻礙；放棄由地理觀點提出解釋，進而擬訂對策，實在是件令人扼腕之事！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站在女性主義立場，在本地歷史與社經、文化脈絡下，由發表的期刊論文、學術環境、課程、師資、研究生的表現，檢視、反思本土地理學界的問題，以及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發展與研究方向。限於篇幅與人力，本研究採用文獻目錄計量分析法 (bibliometric analysis) 以了解本土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發展。這種計量研究有其侷限，僅能對現況作初步討論，期望以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學者，進一步進行質性研究分析。本研究分析的對象以臺大、臺師大、高師大、文化、彰師大地理所為主，並以之與同屬空間學門、有較多性別相關論文產出之建築規劃學系比較（以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為主，並論及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以及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資料來源包括 1. 各系所在網路上之師資、課程資料；2. 全國期刊論文篇目索引、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以「婦女」、「女性」、「性別」、「父權」、「同志」、「配偶」、「新娘」為關鍵字，查詢地理及空間學門有關性別之相關研究，為求審慎並檢閱相關期刊、學刊紙本；3. 國科會研究人才資料庫：以此查詢從事相關研究之博碩士生畢業後發展。除此之外，也做了一些面對面與電話訪問以補充不足之資料。分析重點在於，由性別的觀點分析本土地理學的研究與教學概況，並提出本土地理學界可努力的方向。

McDowell (1988) 在回顧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發展時，曾忠告我們要有耐性、要一起合作，不要對同伴過度期待或苛責。作者在回顧與分析相關論文時，深知先行者所處的環境與條件遠比當下更為艱困，將十幾年前的研究與今日的研究放在同一個平臺比較分析並不公平。這麼做不是要區分高下，而是希望藉此讓我們更清楚地知道還可以努力的方向，吸引更多朋友加入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研究。

（一）缺乏性別關懷與意識的本土地理學

臺灣經過不同政權變遷，在多元多變的時空背景下，社會文化、生活方式、空間安排均有劇烈變動。這些變動究竟對不同性別的人造成了什麼影響、形成了何種機會、限制與不公？這實是學術研究所應關切的議題，地理學界理論上應該可以由我們的文化、社會處境，對性別與空間的交互作用，提出不同於歐美地理學界的觀點，不過就相關研究的分析來看 情況並非如此。

1. 研究數量：與性別相關的研究如鳳毛麟爪

學術研究的發表以期刊及博碩士論文為主，而博碩士論文最能展現教授與學子們願意投注長期精力深入探討的議題。檢視本土地理學界自 1961 年開始招收碩士生後寫就的論文，在 1987 年第一篇與性別相關士碩論文發表後，到 2004 年的 17 年間⁵，僅有 12 篇性別相關的碩士論文（周蕙芸，1987；張秀蜜，1991；蕭昭娟⁶，2000；張佩瑜，2000；歐家瑜，2000；黃玉馨 2001；劉美琴，2001；楊千惠，2002；陳庭芸，2002；簡孟嫻，2003；黃惠琴，2003；吳美枝，2004）。相關的研究由 2000 年才開始以大約一年兩到三篇論文產出。國內人文地理學經驗研究最豐富的經濟、歷史、文化、地理教育與都市地理等研究主題中，少有師生關注性別問題，或以女性主義「視角」與「取徑」對之重新檢視與分析。反倒是建築以及其他空間相關科系，甚至非空間學門中都有相關的研究⁸。其中建築與其他空間相關科系，自 1988 年開始後來居上（參見表 1），常引用國外女性主義地理學者的理論與研究，思考本土女性議題，在 1991 至 2004 年的 13 年間就有 62 篇與性別相關的博碩士論文。

表 1 空間系所中 2004 年之前與性別相關之博碩士論文數比較表

開始 招收 碩士 生 年份	及 開始 有 性 別 相 關 博 士 論 文 之 年 份	碩 士 論 文 之 年 份	文 化 地 理	臺 師 大 地 理	1970/1991	臺 大 地 理	1981/2000	高 師 大 地 理	1988/2001	彰 化 師 大 地 理	1998/2003	淡 江 建 築	1981/1993	臺 大 城 鄉	1982/1991	成 大 都 計	1987/1997	中 原 室 設	1993/1995	其 他 空 間 相 關 科 系
			1	5	3	2	1	4	38	5	8	7 ⁷								

另一方面，定期出刊的期刊論文，應最能針對社會最新發展動態與問題加以回應，進行學術研究與討論。當 IGU、AAG、IBG 等幾個重要國際地理組織都已有女性主義、性別、婦女等相關研究小組或社群時，當主要的地理學術刊物如《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每年都有至少一、兩篇以上的文章在回顧女性主義地理學、性慾地理學的發展時，國內相關研究卻相當貧乏。

回顧與本土空間學門相關的期刊，國內最早引介女性主義地理學理論與發展的文章是 Monk (1988) 的《Feminist geography: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她在《中國地理學會會刊》上回顧了 1970 年代到 1988 年以歐美為主的第一、二波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另一篇引介文章則是由王志弘 (1996) 於《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發表，討論了 1990 至 1995 年間將英美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地理學鍵結的幾篇重要文獻。這兩篇文章雖未能與歐美的幾波思潮發展同步，但至少在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轉折時期，引介了 1970 至 1995 年女性主義地理學的主要論述與研究方向。他們也分別在西方女性主義地理學以及女性主義基進空間政治的基礎上，提出本土女性主義地理學可開展的方向。

可惜這並未帶起臺灣地理學界相關的研究風潮。在國科會區域學門認可的四份地理期刊中，由 1962 到 2004 年的 42 年僅有 6 篇與性別相關（參見表 2）。除了前述 Monk (1988) 的引介文章外，在姜蘭虹 (1983) 由人口地理學來看鄉村女性遷移的決策之後，一直到 1990 年代末期，才開始有鄧景衡 (1998) 由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對美體塑身從事空間分析；姜蘭虹 (1999) 就廣東女工的日常生活分析其處境；周素卿與劉美琴 (2001) 由性別與階級的觀點分析都市貧民窟的日常生活；以及 Lin (2001) 探

討勞工流動中的職業與收入上的性別化過程。各地理系所學報與會刊中有關性別之研究佔人文地理總研究篇數的比例不超過 1.8%。性別研究在整個地理學門期刊論文的可見度微乎其微。空間學門唯一被列入 TSSCI 名單的《都市與計劃》中，則無任何與性別相關之研究。相對而言，臺大城鄉所師生主要投稿刊物，如 1997 年出刊的《城市與設計學報》，在 7 年中就有 4 篇相關引介、評論與研究。此外臺大城鄉所還結合師生的力量，在 1995 年出版的《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可算是本土第一個以討論性別與空間關係為主的刊物，其引介國外理論思想、檢討設計、規劃與政策的影響，反映出主要投稿者建築背景下的專業關懷與反思。其以不同性別議題為主題，在五期內便有 50 篇相關引介、評論與經驗研究的文章。地理學界對性別議題的關注顯得不足。

表 2 空間學門相關期刊、學刊中與性別相關之研究數量分析表

		出刊資料 (統計起訖年份)	性別相關研究篇數 / 人文 地理篇數 / 總篇數	性別相關研究佔 人文地理研究比例
學會期刊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	1970-2004	3/170/329	1.8%
	都市與計劃 ⁹	1976-2004	0/ -- /324	0%
地理系所學報	地理學報 ¹⁰	1962-2004	2/118/270	1.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	1975-2004	0/179/298	0%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研究報告	1973-2004	1/ 63/106	1.5%
	環境與世界	1997-2004	0/ 40/59	0%
建築系所學報	城市與設計學報	1997-2004	4/ -- /43	9.3%
	建築與城鄉學報 ¹¹	1981-2004	1/ -- /86	1.2%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	1995-1998	50/ -- /50	100%

由博碩士及期刊論文的發表年代來看，地理學界對於性別的相關研究，是在 1990 年代末到 2000 年代初才受到少許注意，開始有學者與研究生投入研究。不過大部分學者都只有單一篇相關研究，多數從事性別相關研究之碩士生，並未繼續進修博士學位。查詢全國期刊論文篇目索引，也並未發現相關作者在畢業後有其他相關研究發表。因此，可說地理學界持續關注性別議題的研究人員並未隨時代而增加，使得相關研究似乎僅能靠偶一在碩士班階段對性別感興趣的學生來撐場面。其實整個空間學門中，將女性主義地理學或性別研究納入本身研究領域的學者原本就少。除了臺大地理所的姜蘭虹和臺大城鄉所的畢恆達教授致力於相關論著之外，整個空間學門，以性別相關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畢業者，僅有由臺大城鄉所獲得博士學位的王志弘、李謁政、殷寶寧，以及該所碩士畢業後赴國外深造獲得博士學位的彭滄雲、陳怡伶。相關研究的學術人口稀少，以及女性主義地理學因強調費時耗功的質性研究方法使產量受限，這兩項因素使得稿源本身就相當匱乏。如果再從相關研究的出版來看，前述兩位教授的期刊論文，除了在本身系所之《地理學報》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之外，多刊登於國外或本土其他被納入 SSCI 或 TSSCI 之期刊¹²。在近年升等、聘任以及申請國科會計劃都要計算發表於 SSCI、TSSCI 期刊上之論文數量，而期刊審核又限制內稿數量的狀況下，若地理學刊不

能吸引相關空間系所或其他研究者，地理學者又不可能長期「贊助」地理系所相關學刊下，學刊內性別相關研究的出現機率難免稀薄。不過另一方面，區域學門中被納入 TSSCI 的都市與計劃中，完全缺乏性別相關的論文，其原因值得繼續被探究。

2. 研究主題：缺乏女性主義視角，漠視當代性別議題

本土地理學門內的研究議題隨著歷史脈絡有所變化。除了地理教育的相關研究持續著重於教學主題外，研究主流隨著政府的經濟與政治發展與政策需求而變。在經濟快速發展的 1960 至 1970 年代，研究由區域描述逐漸在 1970 至 1975 年轉為以土地利用、開發，以及政治經濟、都市、人口地理與區域地理。隨著國內消費能力、國內旅遊觀光市場需求的增加，在 1975 至 1985 年間相關觀光、景觀、識覺研究漸增。當原住民族開始爭取自身權利時，學界開始有了對原住民文化以及遷村和適應的相關討論。解嚴而來的本土化潮流則開啟了對傳統聚落與生活方式等文化、歷史、人本主義地理學的相關研究。與此同時，經濟地理研究也開始關注新的商業現象、經濟發展模式、以及都市問題。不過多數研究要不是配合政策與發展需求從事相關研究，似乎無法脫離與國家的侍從關係；就是遁入無觀點的計量、描述或是史料堆砌之中。直至 2000 年後，方有少數由邊緣、弱勢的觀點，由性別角度就社會公平正義進行批判性研究的論文。

回顧歷史，產業由農業到工業的轉換，讓越來越多的婦女投入勞動市場。這現象引發 1970 年代歐美第一波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注意，而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基礎上，以爭取與男性同等權利為職志進行相關研究。但這在 60 至 70 年代臺灣經濟高速成長時所產生的同樣現象，似乎並未引起本土地理學界的關注。學界未因此體悟到女性在傳統區域地理、空間科學、人口、政治經濟、都市地理等相關地理研究中的缺席，而積極在研究中納入女性生命與活動，更不用說發動批判、反省。相關研究僅有姜蘭虹 (1983; 1999) 對臺灣鄉村女性，以及廣東鄉鎮企業外來女工的遷移與生活有彌足珍貴的紀錄。此外周蕙芸 (1987)、張秀蜜 (1991)、歐家瑜 (2000) 等三篇碩士論文，則以實證計量的研究方式對職業婦女、女作業員以及國宅婦女的通勤、生活狀況加以探討。可惜前述研究並未更有性別意識地，對既有性別角色與偏見加以批判，尚未檢討整個經濟與住宅政策發展方向所造成的影響。地理學界並沒有緊扣著本土婦運團體所關切的婦女受教與工作權議題，未探討不同區域與社會空間中所隱含的性別限制，未分析公共空間使用權以及相關空間因素對於婦女出外求學、就業所造成的影響；也沒能在 1980 年代婦運團體致力於男女工作平等法的訂定過程中，分析臺灣在過去各個經濟發展階段以及未來發展藍圖中，國家經濟與社會政策對國土規劃與空間結構（如居住、學習與工作區位、相關交通建設）的影響，未能探討其對兩性生活、工作與家庭所形成的機會與限制以及其中的不公。

1984 年以降，臺灣婦運界以及其他相關社會、人文學界關注著色情、性騷擾、性暴力、家庭暴力問題，有著一系列遊行與立法活動。這同樣的關切，使歐美基進女性主義者開始反思既有的價值判斷標準與社會結構，重新面對並肯定女性氣質以及女性特殊生命經驗，提出父權體制來解釋性別不平等的原因。這使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對性暴力與性騷擾所形成的恐懼地景展開相關研究，相關文獻在 1987、1991、2000 年的《*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期刊中均已有回顧，但本土地理學界依舊缺席至今。相關的運動似乎並未促使相關地理學者重新省思對「家」、「工作場所」以及「公共空間」的意義與作用。此外解嚴之後風起雲湧的勞工、族群運動，在地理學界若非未獲得回應，就是性別盲目地將這些群體當成單一（男）性群體，沒看到不同性別在其中的不同處境。而同樣的族群、勞工運動

使得 1980 年代歐美第二波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在基進女性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理解到女性在不同文化群體裏所扮演的角色不盡然相同，即使是相同的角色，也有不同的權力與意義。她們因此致力於探討不同階級與性別關係下男女的不同權力，由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來為性別與階級不公找出原因、提出解釋。她們探討當資本主義的重心由工業轉為服務業、當工作型態轉換，當公私領域再結構時，國家與資本家如何彈性地運用不同地區文化中的性別角色與性別關係延續其生命，研究性別因素又如何影響整個資本市場的空間結構，並進而挑戰其中隱含的性別偏見。但在國內主要學術期刊中，經驗研究數量共占了將近 35%¹³ 的經濟、都市、人口地理，是直至歐美相關研究 20 年後、本土相關婦運 15 年後，才在 2000 年開始有周素卿與劉美琴 (2001)，以及 Lin (2001) 兩篇論文做了相關討論，碩士論文中則只有劉美琴 (2001) 稍微處理了階級與性別的問題；在對不同文化群體中的性別與權力關係上，則只有張佩瑜 (2000)、黃玉馨 (2001) 以時間地理學為基礎，對於漁村婦女的討論中有所著墨。

1995 年以後，本土婦運界對於差異、性別以及性慾、身體的討論，與歐美企圖打破二元對立思考邏輯的第三波歐美女性主義相互呼應。歐美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在文化研究、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精神分析理論，以及有色女性、同志與發展中國家女性的文章影響下，發展出對於性慾與地理、身體的微地理、道德地理、想像地理、殖民及後殖民主義地理等方面的豐沛研究。她們企圖從觀念上思考突破的方式，期望經由研究來打破既有的僵固區隔，為邊緣群體開闢新的可能。本土對身體，以及被污名化的邊緣人、「外來」者的相關研究，在 1990 年代末期開始起步。除了鄧景衡 (1998) 關注塑身美體空間外，碩士論文中蕭昭娟 (2000)、陳庭芸 (2002)、簡孟嫻 (2003) 關注外籍或大陸配偶，吳美枝 (2004) 探討同志與空間的議題。簡言之，一直到 2000 年，本土研究才在時間上逐漸縮短了與本土婦運關注議題的時間落差，也才有了比較即時的對話空間。

就幾篇與性別相關的論文來看，研究對象與議題的選擇上多停留在第一、二波女性主義。研究對象普遍是經濟弱勢與社會位階較低的婦女，描繪出不同於一般都市、中產、白領階級男性的生命圖像。但研究多半僅限於符合「良家婦女」之生命面向的討論，幾乎看不見研究對象在日常生活中，不符合社會規範、「偏差的」真實慾望與行動、其與社會規範的協商與競爭，以及研究對象間的差異。在議題的選取與分析上，或者僅從 (男性的) 國家、社會立場，分析婦女勞動力的開發，以及女性兼顧母職上的問題；或者由既有 (沙文的) 文化傳統，探討婦女調適或生活問題；未能深入探討女性的經驗、感知與看法；未能分析研究者所關切群體之所以成為一個群體的原因與過程，以及個體間的差異。就 1990 年代以降，女性主義學者對研究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討論與發展來看，本土地理學界要能與國際相關學術研究展開對話，似乎還有一段距離。

3. 知識論與方法論：受女性主義啟發的批判性研究稀少

第二波女性主義地理學者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針對學門內之所以會忽略性別議題的原因加以分析與批判。她們點出了科學中以男性為中心的現象。從「科學中女性所提的問題」，轉而成為更基進的女性主義中對科學「本身」所提出的問題，開始檢討地理學門內對於本體論、知識論的預設 (Haraway, 1988; Rose, 1993)。她們指出地理學研究，不論是環境決定論、文化地理學、區域地理學或是系統、空間科學，基本上均採取實證主義的取徑。實證主義雖然宣稱客觀中立，但女性卻被排除於相關實證研究之外。若研究問題的提出、現象的解釋，都是由居於宰制位置的男性立場與標準為之，就不見得能

免於片面、荒謬的理解，使科學問題的指認和定義本身，仍是社會偏見的主要來源 (Haraway, 1988)。因此，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WGSJ) 在 1984 年主張，除了要將女性加入地理學研究外，更應在**改變社會、結束性別不平等之目標下，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取徑。她們主張要研究社會性別結構如何形塑和轉變空間**，並以此角度探討空間在不同階級、族群、種族下的性別關係中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女性主義學者在知識論上主張：**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突破迷思、改變政策與現況，也因此必定是有立場的**。在方法論上，則強調以多元、創新的研究方法顯現被掩藏的性別問題。她們建議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主張呈現並分析研究者的個人經驗與立場，注重研究對象之參與、概念交換、相互賦權，以及相互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由於關注權力問題，她們也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研究進行的方式、空間安排等過程中的權力關係、預設，以及不同的機會與限制進行分析 (McDowell, 1992; McKay, 2002)。那麼本土研究是否受到女性主義學者的啟發呢？

檢視本土地理研究，就研究取徑與觀點來看，本土地理學界的研究多採用實證主義，而以現象學或者更具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或是女性主義取徑的研究不多。研究也多偏重於由經濟發展或文化變遷與「調適」的觀點，來關注區域、地方、產業。未能分析各種發展、變遷對於不同種族、階級、生命階段中，對不同性別與性慾取向者的不公或壓迫。未意識選取研究議題與數據分析中，所預設的是漢人、中產階級、健康男性觀點，系統性地遺漏或排除各種性別與性慾取向的邊緣者。而這些被本土地理學研究所忽略或習以為常的，正是女性主義者在知識論所探討的核心。變遷若未能回應不同性別與性慾取向者的需求，若其生命機會與生活並未因此改善，那麼對他們而言，這些變遷並不意味著「發展」。研究者若不能正視這點，甚至可能會成為既有壓迫性常態與結構的維護者，也失去了由不同觀點對變遷的軌跡與方向提出不同看法的可能。

在方法論上，根據周素卿 (2002) 對於本土人文地理學主要學術期刊的分析，經驗研究中純粹採用量化、質化資料，以及綜合質化資料分析的研究，分別佔總篇數的 35%，34% 以及 31%。表面上看來，地理學研究似乎已不再由量化之實證研究主導。但若再深入探討，綜合質化資料分析的研究中，很多質化研究都只是作為問卷設計的基礎，而未成為解釋與分析的重點。期刊文章由於篇幅限制，因此作者很難對其研究方法進一步分析。但由碩士論文附錄中的訪談紀錄，以及作者們所宣稱的研究方法來看，深度訪談、參與觀察這些質性研究名詞似乎有被濫用之嫌。和受訪者第一次見面、進行一次對話，似乎就可算深度訪談，只要去到現場做了記錄描述，似乎就算進行了參與觀察。許多研究將研究對象當成一個穩定無感的資訊供應者，研究者往往未反思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受訪者對研究者互信程度之深淺，研究者的立場、用語與態度對於受訪者的影響，也未交代研究場域中相關空間安排與進出人物間的權力關係，及其對於所獲資訊之影響。

4. 性別研究之進程：多半停留在西方第一波女性主義階段甚至缺乏性別意識

女性主義研究強調研究中的「性別意識」，而不單只要求呈現女性的生活面貌。所謂「性別意識」是要看研究是否顯現性別上的權力關係，是否能揭示在制度習俗、語言象徵與實質生活等面向上的性別偏見、歧視。要看是否能顯現不公平的區隔、限制與壓迫，以及是否能開啟抵抗與徹底轉變的政治可能 (Alsop *et al.*, 2002)。而研究中的性別意識，不僅牽涉切入分析的視角，也牽涉對「學術研究」的看法，由於女性主義研究著重於改變不公之現狀，因此必須致力於在研究進行中賦權、在研究進行中介入或改變制度與歧視的狀況、甚至開啟抵抗、轉變之政治可能。

若就 1. 揭露權力關係、偏見歧視與不公；2. 研究過程與設計本身的反思與分析；以及 3. 開啟抵抗與轉變的實踐性，來分析地理學界與性別相關的 12 本碩士論文¹⁴，可以發現：

(1) 在顯現權力關係、偏見歧視與不公上，仍有待加強：現有的論文多半偏向描述女性生命狀態，而未解釋差異的成因，未質疑其中的性別預設、偏見以及權力關係，停留在第一波女性主義研究，甚至不具性別意識的階段。在第二波女性主義者所特別關切的「顯現權力上的差異與不公」上，僅有劉美琴 (2001) 就貧民窟女性之遷入、遷出與生活，來探討經濟底層男女之性別關係，顯示因性別角色與階級所導致之不公。黃玉馨 (2001)、張佩瑜 (2000) 則看到婦女在不同生命階段中，性別權力關係與限制的變化，並分析家以及活動空間對於女性的意義以及其中的不公。在第三波女性主義者所重視的「質疑偏見」上，僅有吳美枝 (2004) 細緻地描述與分析在城鄉以及階級差異下，勞工階級女同志的集結與認同過程。她由社會空間差異與階級差異的角度重新檢視一般酷兒理論，指出這些論述往往是站在都市菁英角度，對 T 婆文化加以批判，並質疑既有理論未認知其中階級和城鄉差異的因素。其他研究者多半都無異議地接受官方機構或社會輿論所做的身分定義與區隔；並未分析這些區隔與差異的成因；沒有探討諸如，本地人／外地人、上國／下國、越南人／印尼人、貧民／中產階級等劃分中的身分認定、評價方式、認同過程，以及其中模糊、流動、穿透、跨界現象。此外也很少討論模糊、穿透既有男女、婚內婚外，以及愛與性等二元劃分之道德與空間常態的可能。使得差異似乎是必然、不可變動的，更遑論思考突破既有界定的契機。

(2) 多數論文並未反思研究過程與設計：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義者對研究的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均有詳盡討論。但在本土的幾本論文中，僅有吳美枝 (2004) 在此基礎上，細緻地討論了其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也對研究進行的場域、空間，以及研究者本身之社會位置與前見進行反省分析。除此之外，劉美琴略述了研究中與性別相關的現象，在註腳中提及了女性研究者之處境與限制、也記錄了訪談空間，可惜並未針對這些現象加以分析。張佩瑜 (2000) 以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進行研究，但研究對象似乎仍然只是資料供應者，尚未進一步思考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交情深度對於研究的影響。另有一些研究者，如黃玉馨 (2001)、楊千惠 (2002) 點出了進行反省分析的必要性，可惜並未實際處理其中的權力關係。即使採實證計量研究方式者，也多未能以計量研究的優勢，在採樣上含納不同性別，以比對性別間的差異與不公，進而探討形成這些差異與不公的制度、社會、文化等原因。這兩本論文也未能由初步訪談內容中，研究對象所吐露的處境與問題加以思考，進一步在問卷中追問其對性別關係與空間活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使得初訪中所透露的端倪，未能進一步被檢視，而僅能呈現單純性別角色下的空間活動狀態。

(3) 實踐性不足：目前僅有吳美枝 (2004) 討論了在研究過程中，其與研究對象間的彼此賦權；張佩瑜 (2000) 在研究進行中經由社區參與，讓婦女走出家門，並在活動中獲得自信。其他研究則多未討論研究過程或結果對於研究者以及研究場域的影響。在研究結論上也多半未就研究對象之處境與遭遇的根源深入探討，未由之檢討政策與社會常態。有些作者僅指出了原則性的努力方向，但未針對研究過程中發覺的特殊處境與條件，更細緻地提出在政策與實踐上需要考慮的因素與可行做法，因此顯得較為空泛。此外在配合相關婦運，甚至主動引導議題發起運動上的努力，仍然極度匱乏。

就此來看，本土地理學界不但缺乏由女性主義視角對整個地理學界，以及各地理分支之學術研究常態與預設的反省，也對於社運界或國內外相關學術界關注的性別議題相當隔閡。而地理學相關性別

研究在強化性別意識上、在更深切地與當代社會議題接軌上，以及對女性所面臨的困境指出方向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二) 其他學門在性別意識以及女性主義相關研究上的超前

以國外的經驗來看，1940 年代末期開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在 1960 年代才在歐美地理學界有所回應，其間有著二、三十年的時間差；1970 年代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觀點所發展的婦運與理論，與歐美地理學界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地理學研究，也有將近十年的時差。以此似乎可以理解，臺灣在 1990 年代才比較成熟多元的婦運與地理學性別相關之研究，有將近十五年多的時差（到 2000 年開始有一年兩、三篇碩論產出）。不過，國外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理论與經驗研究畢竟已先行了 20 至 30 年，當本土其他社會、外文、教育學界均跟隨歐美女性主義的發展，為該學門開拓出豐富的研究，甚至主動帶動社會運動，為何地理學界卻仍如此封閉，沒能因此縮短本地女性主義地理學之發展時程？

更何況，同屬空間學門的建築學系也處於同樣的社會環境中，但它卻能迅速趕上腳步，運用女性主義的視角以及女性主義地理的理论發展、為學術和社會做出貢獻。在 1991 至 2004 年的 13 年間，單單博碩士論文就有 62 篇與性別相關。特別是建築學門中的臺大城鄉所，從 1992 年開始有性別相關碩博士論文起，就受第二波女性主義地理學的影響，注意到女性之間的差異，在階級與性別關係上探討都市中新女性的處境。她們由平權的觀念探討女性受壓迫的經驗，探討住宅、都市設計、規劃與法令，以及經濟與就業變遷對女性生活、就業所造成的不平等。城鄉所也很快地，在 1997 年接上了第三波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發展，注意到性取向、性慾、身體、認同與邊界流動的問題。該所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較多受到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啟發，能注意到研究立場、成見，以及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權力關係。除此之外，臺大城鄉所的研究生也積極參與婦運，甚至發起運動（如新女廁運動、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等活動）。空間學門中，除了臺大城鄉所這個重鎮外，連私立學校中的建築學科，似乎都在關懷女性以及其他弱勢者的研究與討論上，比很多設在國、公立大學中的地理學科來得豐富！

照理說，居於全國最高學府的學者，不是更應快速掌握學術脈動與進程？由全國納稅人手中接受遠較豐裕補助的國、公立大學，不是應該更有資源、有責任去關懷弱勢者、去研究與揭發社會的不公不義並謀求出路嗎？兼具培育師資或以此為職志的大學系所，不是更有責任對影響所有人們的性別議題，有更多理解與研究嗎？本土地理學界為何對性別議題如此漠然？以下試著由學術教學環境及社會歷史脈絡做初步探討。

(三) 本土地理高等教育的省思

地理教育的目的是要讓學生成為積極的公民，使之能批判性地思考，並為各地之社會正義來奮鬥 使之具有由他人眼睛（由不同之處、不同性別、種族、階級）來看的能力 要挑戰 disembodied 的學者、挑戰那些宣稱不受權力或社會屬性以及各種感情干擾的學者。

(McDowell, 1994)

如果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育能獨立思考、能勇於為公平正義之理想負責與奮鬥的知識分子，如果教育環境是為了提供一個讓人可以公平地進入、學習、使用相關資源，並可自由討論各種思想與理論、對社會現象加以鍼砭的空間。那麼地理高等教育目前的教學與學術環境，是否提供了這樣的環境與氛

圍，是否能吸引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之理想而從事研究的學子？學子是否又積極主動的負起其社會責任，努力改造既有環境與社會？以下將由課程、師資、教學環境，以及研究生表現來探討性別議題在地理系所缺席的原因。

1. 缺乏性別敏感度的學術環境

地理學門內教師的性別比例雖較一般社會機構良好，但資深、位居重要決策位置的女性卻不多；雖然在地理系所就讀大學部、碩士班以及在職專班的女性比例不低，但碩士班的研究生多半進入中小學任教或脫離學術圈，女博士生數量明顯地低於男性。地理系所從事性別相關研究的碩士生，畢業後幾乎全部自學術研究領域消失，未再進修博士或繼續其研究生涯。放大一點來看，在 1987 至 2004 年間，由國內空間學門畢業、做過性別相關研究之 74 位博碩士生的女 / 男比為 62/12。但在這 74 位畢業之博碩士生中，目前僅有 6 位（由臺大城鄉所獲得博、碩士畢業的李謁政、王志弘、彭滄雯、陳怡伶、孫瑞穗、柏蘭芝）在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公私立大專院校任教¹⁵。就比例而言，獲得博士學位並在畢業後獲得高等教職之比例仍是女性低於男性。由國科會研究人才資料庫、全國期刊論文篇目索引以及各系所相關課程查詢，也只有彭滄雯、陳怡伶、王志弘和孫瑞穗在畢業後仍持續從事性別相關之學術研究與教學。眾多女性研究生畢業後的就學、就業，以及持續從事性別相關研究時面臨的問題為何？作者曾詢問臺大城鄉所兩位還在攻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何以不繼續其性別研究，所得到的回答是：從事性別研究在畢業後工作很難找，以及碩士階段從事邊緣群體研究，所耗費的時間以及研究對象來源的不確定性（即使投注大量時間也不能確保受訪者願意接受深度訪談），使之害怕若博士論文繼續以此為主題，恐怕無法在計量評鑑制度下順利畢業。這雖僅是一兩位研究生的意見，但也顯現出性別盲目的學術行政，以及對性別議題忽略的學術圈，在研究生持續從事性別研究上所形成的阻礙。地理系所女性研究生畢業後的動向、所面對的問題，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質性研究，本研究僅能先就學術環境的性別意識加以檢討。

在當下現實社會中，對女性進修高階學位、對全心致力工作而忽略嫁娶或家庭之女性，仍有所保留與批判。社會以及政府仍普遍對女性加諸傳宗接代的壓力，女性在家中也往往缺乏自己的時間與空間，在公共空間承受性騷擾與性暴力的恐懼與威脅。在此特殊處境下，若系所未能敏感地在行政與空間上給予適當支援，在心理與行動上給予支持，越高階性別比例越不均衡的狀況，恐怕難以改變。對於已進入研究所的學生而言，缺乏安全措施的空間，往往使得女性無法安心地在夜間使用系所網路資源與空間。系所未能提供無障礙的廁所、擠乳、哺育空間，也限制了懷孕、產後的女學生或教職員，使用系所軟、硬體與教育資源的可能。在女性背負著家務勞動的主要重擔，在家中又沒有自己的房間下，這些限制就間接剝奪了女性不受干擾地讀書、與同儕討論的機會，使女性處於競爭上的不利處境。以作者本身的經驗來說，系所對相關問題並不重視，當同學們多次在系大會提出意見，並由系學會正式提出建議後，除了在提出建議的半學期後加裝安全警鈴外，並未有任何改善照明、重新考慮研究生室之區位的作為，哺育室與多功能廁所的建議並未獲得師長的積極支持，針對系上 6 間茶水間、12 間女廁擇一改裝的可能性加以考慮，不加思索地視之為荒謬過分而加以回拒，顯現出作者所就讀系所對於性別議題所持的態度¹⁶。這個問題只是種種空間與性別問題之一角，也並非地理系所獨有，但身為空間學門中的一員，若未能從空間正義與性別正義的角度，檢視與批判本身的狀況，又怎能、憑何對他人、他處加以評論？

Hansen *et al.* (1995) 曾指出，系所和老師有責任在性別面向上創造友善、正向之環境；有責任建立正式與非正式管道，了解性別弱勢者在學習與日常生活上的需要與經驗；也有責任在課堂氣氛與互動、系所行政以及日常實踐過程上，逐步改善歧視性的做法；也有義務支持女性的專業發展，積極地在學術界既有父權體制以及師生權力關係下，支持或帶動師生討論學術生涯中有關性別的議題，影響與改變系所中的性別迷思與成見。以上種種學術生活中的考慮，均需系所成員具有性別敏感度，不過這在地理學界似乎並沒有、也不會自動發生。

2. 性別相關課程匱乏

當性別議題已成為歐美學界普遍視為不可忽略的議題，當已有多本性別的相關工具書與教科書¹⁷出版，當《*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自 1992 年開始，每年都有一到兩篇回顧女性主義地理學以及性別相關地理研究之文章；當《*Gender, Place and Culture*》在 2003 年第十卷第三期，已有已針對地理各個分支領域中的性別研究，或女性主義取徑之研究的專題，分別回顧女性主義者在政治地理、文化地理、歷史地理、都市地理、鄉村地理、以及相關發展理論上的貢獻；當《*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從 1990 年代中期就針對女性主義研究方法、在 1997 年針對性慾地理學的教學、2004 年第 28 卷第一期針對地理學界中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教學，以及女教師與學生處境的專題討論時 目前臺大、臺師大、高師大、彰師四所學校，均未開設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課程（高師大在課表上有列出，但據查並未開設）。各系有關女性主義地理學的介紹，在必修課程中最多僅有一個單元的課程，在選修課程中，也多半僅有一門課中有一到兩個單元¹⁸（參見表 3）。

相較於有後續專門課程，以及學刊論文討論的經濟地理、區域地理、歷史地理、人本主義地理等領域，如此稀薄的性別相關課程，實在很難帶領學生更深入探究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此外，性別相關課程的缺席，也使系所無法與校方的性別學程接軌，或積極與其他系所合作¹⁹，失去了以此引導與鼓勵學生多方接觸相關思想、跨系吸引外系師生、推展跨界研究的機會。有一位深感性別議題重要性的新生代教授在電話訪問中提到，她曾連續兩、三年向其所屬系所建議開設女性主義地理學，但均未獲得所方同意。作者電話詢問在某地理所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資深教授，其所屬地理所是否有開設相關課程時，也被勸告不要在這些「枝微末節」上耗費時間，該教授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區域研究，他認為在研究中附帶提及性別面向還可以，但沒有必要針對性別從事研究。這兩個例子具體而微地突顯了本土地理所對於性別議題以及女性主義的態度，也顯示出有心的教師在推動相關課程上，勢單力孤難以發揮影響力的情況。

3. 關注性別議題、具性別意識的師資稀少

檢視四所主要的地理系所，除了沒有任何一所開設女性主義地理學或性別地理學的課程之外，在周素卿（2002）所整理的本土地理學者專長分布表中，也沒有一位任教於地理系所的老師宣稱自己的專長包括女性主義地理學。根據 2004 年地理系所網站上之師資資料來看，也只有姜蘭虹教授在其網站的研究專長欄目中列入了性別地理學。

為什麼從事性別研究與教學的師資如此稀少？是因為「女性」教師比較少嗎？問題恐非如此簡單，就 2004 年各校系網站資料來統計，地理系所在師資的性別比例上，除了文化大學地理所之外，都在 20% 以上。若就人文地理教師數的男女比例來看，除了文化大學地理所之外，都在 25% 以上，臺大與高師大地理甚至高於 50%（參見表 3）。

在人文地理師資性別結構較其他空間系所平均的情況下，地理所在性別相關博碩士論文的產出數量、性別意識上，卻均遠遜於其他甚至沒有女性師資的建築規劃系所。如果進一步檢視其他空間學門與性別相關之論文，可以發現這些論文相當集中於臺大城鄉、中原室設與成大都計所。再進一步分析

表 3 2004 年空間學門各系師資、課程與博碩士論文比較表

各校碩 / 博士班 成立年代	文化地理 1962/1967	臺師大地理 1970/1988	臺大地理 1981/1989	高師大地理 1988/2001	彰師大地理 1998/2001	淡江建築 1981/	臺大城鄉 1982/1991	成大都計 1987/1994	中原室設 1993/	其他 空間相關科系	非空間學門				
所屬學院	理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文學院	文學院	工學院	工學院	規劃與設計學院	理學院						
人文教師與全系教師數	4/9	11/24	5/16	7/12	4/11										
人文教師占全系教師比例	44%	46%	31%	58%	36%										
全系教師女 / 男數	1/8	5/19	5/11	5/7	3/8	2/17	0/7	1/14	5/6	-					
女性教師占全系教師比例	11%	21%	31%	41%	27%	11%	0%	7%	45%						
人文地理女 / 男教師數	0/4	3/8	3/2	4/3	1/3	-	-	-	-	-	-				
女性教師占人文地理教師比例	0%	27%	60%	57%	25%										
性別相關課程	無	無	無	無 ²⁰	無	無	性別與環境	無	無						
其他課程中之簡介	社會地理學 (一單元)	地理學論著評讀 (一單元)	人文地理學 (略述) (一單元)	地理思想 (一單元)	後現代地理學專題研究 (兩單元)	無	-	-	-	-	21				
性別相關博碩士論文篇數總計	1	5	3	2	1	4	38	5	8	7					
性別相關論文之指導教授與篇數	薛益忠 , , 1	譚鴻仁 , 楊宗惠 , 蔡文彩 , 1	周素卿 , 張長義 , 1	蘇淑娟 , 2	周國屏 , 1	曾旭正 , 1	劉綺文 , 1	陳志梧 , 2	王鴻楷 , 1	夏鑄九 , 13	畢恆達 , 23	謝宏昌 , 5	林會承 , 1	張謙允 , 3	陳其澎 , 4

這些論文的出處，可發現有相當高比例出自於幾位男教授之指導（參見表 3）。這一方面顯示，女性教師不必然就比男性教師更關注性別議題，或更具有性別意識。傳統僅以男女比例來衡量師資的方式，雖然可以確保系所在就業機會上朝向性別平等的方向前進，但這種量化的數據卻無法顯現不同性取向之差異、教授的性別意識及其對性別議題的關切程度。檢視地理系所指導性別相關論文之教授的分散

狀態，也顯示地理系所中，尚無明顯以女性主義地理學為主要指導方向、吸引學生從事相關研究的教授²²。由地理所教授參與婦運活動的情況來看，積極從事婦運活動，或發展論述支援相關團體，甚至帶動與空間相關議題之討論與政策檢討的學者也付諸闕如。

4. 研究生的學術生活封閉

歐美女性主義所關切的一向是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不同學術圈以及婦運團體在理論論述與實踐上均常有深度交往，並合縱連橫地帶動和支援對於社會與學術圈內性別歧視現象的批判。此外，歐美女性主義地理學者總是不斷跨界與相關領域互動對話，由不同領域的學術發展擷取新的觀念，豐富本身的理論與研究。第一、二波女性主義地理學者，由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基進女性主義擷取養分，檢視既有地理學各分支的理論與研究；第三波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更由文化、社會、哲學等相關研究領域中，從不同的族群與群體所發展的論述與理論中自我反思，在地理學界發展出全新的研究取徑。

研究生參加社團積極參與相關社會運動，從中學習經驗，不僅是支持社會運動，更是進一步理解不同階層實際生活、由之奠定與相關理論對話的基礎。反觀本土地理學界，研究生不但參與社會運動的情況稀少，由大學、碩士甚至博士畢業都在同一系所、受同一教授指導者有之；或者學術生活完全限縮在單一指導教授及其所帶領之研究室所中從事研究者有之；忙於師長相關研究與計劃或打工賺錢而無暇或無心關注、參加研究室之外的相關課程與活動者更是所在多有。在缺乏，甚至反對批判性思考方式、缺乏組織與運動的經驗下，長期浸淫於單一學術機構、長年與僅有的幾位教授相濡以沫，在師生情誼以及權力關係中，學生往往不能或未敢挑戰定於一尊的學術論述與師道傳承，一脈相傳的學風往往形成一種常態。在封閉的知識、人際網絡，以及缺乏系所及外界支援下，使得既有成員習以為常、個性較不強悍的新進成員噤聲。面對各種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或作為，學生往往僅在私下發洩，但採取實際行動，積極聯合同學、分析事理、試圖說服、尋求外界支援，以謀求改變的情況非常少見。由作者對所在系所的觀察，非但組織讀書會、跨系修課、參加不同學術團體與活動的同學並不多見。由理論閱讀進而從日常生活中反思個人觀念、行止以及系所機構的作為，對需要改進之處進行討論與批判者更少。積極參與相關社團、針對社會以及學界的問題從事批判性的論辯，主動參與甚至帶動社會運動，衝撞既有結構的行動的，更是稀有。封閉的學術生活，使得學生由其他系所以及團體獲得新知、由非本系同儕團體所帶來的不同觀念、思考方式、行事風格而有所省思的可能，均受到很大的限縮，也阻斷了與外校、外系建立支援團體的機會。從事理應具有批判性之性別研究的研究生，似乎也多半未能展現更積極的作為。

(四) 問題的診斷與出路

以上種種分析，點出了地理系所在學術環境、課程、師資與研究生方面呈現的問題。總結起來，問題的關鍵在於：系所、師生普遍不具批判思考及性別意識，因此形成學術環境、課程開設以及師資聘任、學生學術生涯發展上的缺憾。整體而言，女性主義以及性別議題在地理學界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學界仍將自己圈圍在難以穿透的高牆中，將女性主義者所關切的社會議題，以及相關國際學術脈動隔離在外，無論在想像、實質與生活空間上都相當封閉。但這又是何以致之？以下將從結構面與施為面，對這些問題的產生及可能的出路加以討論。

1. 國家、父權以及學術資本主義的結構性限制

「地理」過去一向（現在也似乎難脫）是國家規劃管控 甚至侵略與剝削（本國與他國）人民與土地所不可或缺的基礎知識。因此，在日據時代，日本政府就展開對臺灣相關資源、土地、風土民情的相關地理調查。國民政府來臺後，也早在 1946 年，即於肩負訓練師資以教化人民之重責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設史地學系，在 1955 年於國立臺灣大學設地理學系。這些系所不論是本身的營運或研究經費，均接受國家資源的挹助。作為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知識的傳遞與發展一如其他系所，受到國家的高壓監控。由成立時代與歷史脈絡來看，早期在反共的政治因素下，1948 年的《戒嚴法》、1950 年的《檢肅匪諜條例》、1953 年的《聯保》等辦法所形成的白色恐怖，使得馬派由階級觀點所發展的基進地理學（以及之後的女性主義地理學）理論受到壓制。知識分子的力量似乎只有在民族主義下的發揚中國文化傳統、發展建設經濟上獲得抒發。在反共尊儒之意識型態浸濡下，地理系所對既有性別、階級等偏見習而不察，呈現的是尊重師承的家父長制、缺乏批判討論的學風。學究在協助國家政策推行、接受相關研究計劃經費時，似乎未對或不敢對系所與國家的關係多做思考。

相較之下，於解嚴前後社會運動方興未艾之時正式成立的新興系所（如在性別研究上卓有成就的臺大城鄉所），成立之初適逢國家對思想控制的壓制力鬆動、國內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熱潮；在（城鄉所的前身）土木所設置都市計劃研究室之初，便引進受到 1960 年代歐美社會、婦女運動與思潮洗禮的學者為主要師資。年輕學者對國家政策進行批判，吸引了具有批判性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學子，師生並肩為社會弱勢者出聲。並在研究室於 1982 年改變招生方式時，確立了該所對建築規劃專業「所處的文化、社會涵構有意識地加以反省、批判與改革的基本態度」，建立起與傳統地理學系完全不同的批判學風。民主思潮與制度也使師生對系上的師資與發展方向，有更多的討論空間與建議權。時代背景使得地理系所與城鄉所一開始的出發點就有了差異。雖然城鄉所因其設所時的天時、地利、人和，可算是一個特別的案例。然而戒嚴、恐怖的年代早已遠去，當其他受更多、更嚴酷管制的社會、歷史系所隨著舊世代的逐漸退出，紛紛從自我戒嚴中走出來時，地理系所為何未能自我解禁，擺脫與國家的侍從關係？

檢視地理系所師資譜系，以及課程與研究產出的關係，可以發現：較早設系的臺師大、臺大與文化地理所在成立初期，由國外學成回國的人文地理學者，多半受到歐美區域地理以及計量革命的影響，以區域、經濟發展為關切核心，還有一些學者則投身於強調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文化地理學。這些學者均為系所引入當時最新的學術發展。不過經過相當年代，系所本身的傳統與師徒制逐漸穩固，師門中的師承也變得相當醒目。由外校、外系之大學部或碩士班畢業的地理博士，獲聘的情況不多，形成了相當封閉而有家父長倫理關係的師資結構。一方面師資飽和使系所少有機會引入諸如女性主義地理學等新觀念與理論。另一方面，在有機會引進師資時，當老教授們將性別議題視為枝微末節，而資淺的新生代教授，未意識其重要性，或因師生倫理、升遷資源分配弱勢，而無法據理力爭 或爭取無效，而學生缺乏表達意見並影響系所決策下，「女性主義」這種顛覆傳統性別關係、批判階級與父權、挑戰既有理論的取徑，並不容易成為引入師資與觀念時的優先考慮。

除此國家、父權的結構性因素之外，1990 年代的學術資本主義也在聘任師資與思考系所發展上形成威脅。在全球化的壓力下，臺灣為維持經濟發展而致力於技術升級，高科技產業相關研發需求增加。國家在大學日多，而國家經濟窘困下，各校教育經費與資源相對緊縮，使得高等教育機構為取得營運

經費資源，必須更積極地接國家和私人產業的計劃案，進而使學術研究主題與系所發展受到市場更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大學院校日增、生育率降低，學生來源不足的壓力下，各校系無不卯勁爭取學生，因此學生的出路成為校系必須加以考量的因素。各系所的發展方向、課程設計及研究計劃、甚至系所名稱，紛紛由「商機」、「出路」等市場導向來思考，這在各地地理系所迅速發展的 GIS 部門與課程展現出來。此外，國家也以各種補助促進學術「生產與研發」，開始以 SCI、SSCI 作為學術評鑑標準，以期刊研究篇數、被引用次數為主要依據。以此定期從事量化的學術評鑑、系所評鑑，以便分配有限之教育資源。評鑑結果不但影響系所獲得的補助經費，也影響學者升等、國科會計劃申請的機會。這種評鑑方式忽略研究內容的原創、多樣性，以及研究對尋求公平正義、促進社會改革上的貢獻；忽略人文學科研究往往運用更多耗時費功的質性研究方式，無法如自然科學一般控制研究實驗室中的進度快速生產。這種評鑑也形成以英語、美國期刊索引為主的單一、量化評鑑方式。種種缺失引發社會人文學門的討論與抗議²³。地理學因包含人文、自然與技術等發展方向，往往處於更為尷尬的處境，尤其是處於理學院的地理學系，其人文地理學者更不得面對與其他理工系所相同的評比壓力，使系所在新聘師資時，學術研究的數量就成為重要考量因素，間接使系所聘請從事性別研究的人文地理學者的機會降低。以上種種國家、父權、以及學術資本主義與評鑑方式，均壓縮了人文地理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像女性主義地理學這種（非但「不賺錢」還會因社會公平正義而找人「麻煩」之）議題與師資，更受到嚴重的限縮。

2. 施為者的行動

在面對國家、父權與學術資本主義等結構性限制因素下，地理系所師生似乎多將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習俗，視為不可變動的常態。個人的不滿、不便，似乎只是未能「調適」心態所致之個人「問題」。沒有意識到個人問題中所顯現的結構性問題，未意識到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更未意識到自己身為施為者的能動性，很少積極地分析、批判、聯合以謀求改變。雖然地理系所並不像城鄉所，一開始就有系主任及主要教師支持批判性的思考與行動。但就個人擁有的資源而言，接受納稅者所賦予之資源、薪水豐厚、工作權更為穩定的公立校系教師，以及享有更多社會光環與肯定的公立研究所學生，作為知識分子以及積極的施為者，還是不應迴避自己的責任。地理系所的師生實應更積極地與具有相同處境的系所聯合，對不合理的制度提出鍼砭，思考可能的出路。應就系所的社會責任以及發展方向展開公開辯論，替課程、師資與研究爭取可能空間，而非逆來順受。既然處於同樣國家制度下的社會所、哲學所、族群關係研究所，都可以擺脫與國家的侍從關係，批判既有政策與社會常態，既然私立的世新大學社發所都可以抗拒資本主義的豢養收買，為弱勢者發聲。那麼地理所的師生也應可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勇敢發出聲音。既然已有那麼多綜合性學科的系所（如屬於工學院的城鄉所、屬於理學院的建築所）以及人文科系可以積極地與國家機構協商，試圖修改僵化單一的計量評鑑模式，地理所的師生為何不能對不合理的制度進行批判？既然同樣歷史悠久的外文所、中文所，可以積極引進批判性的學者，那麼地理所也應能勇敢接納新的理論與挑戰。

以作者本身的經驗來說，當系上人文組有兩個職缺空出時，曾聯合系上研究生，聯名建請增聘專任或兼任老師，開設女性主義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社會地理學課程，然並未獲得系方的回應與支持。其實這種做法並非特例，同屬空間學門的臺大城鄉所，在早期尚無性別相關課程時，在學生建議下延聘成露茜教授開設「性別與發展」課程。在學生向老師提議成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獲得老師支持

及四十餘位城鄉所研究生集體連署下，於 1995 年由所務會議提案後決議通過研究室的成立（資料來源：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網站及相關訪談）。這當然是研究生主動組織、爭取而來，但師長的正向回應給予學生的鼓勵，應更是讓學生有勇氣去探索新觀念、爭取新空間的養分，這也是為什麼具有性別敏感度及具有批判性、站在弱勢者角度的老師，以及教學環境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當然，少數有心的新生代老師也可能因為在系所權力結構中處於弱勢，受制於升等、評鑑、爭取系上資源的箝制而無法更有力的支援學生。在此情況下，似乎應**結合學系內外、學門內外資源，在地理學界成立一個關注性別議題的跨校師生組織**：1. 以促進女性主義地理學教學資訊與資源的分享；2. 定期舉辦研討會，對學術圈及社會相關性別議題加以研究與討論；3. 定期檢測系所制度與組織文化中的性別意識、軟硬體與空間資源分配、畢業生升學就業上的障礙；4. 讓系所決策結構更透明、建立更由下而上的決策與資源分配管道；5. 支持師生勇於批判、檢討、提議、串聯、組織，甚至共同衝撞既有體制，以建立更性別友善的學術環境。

除此之外，學生自己的自覺、自習、成長與組織，可能更是關鍵。在本身系所資源尚不豐沛時，學生自可就其感興趣的研究主題，跨校系選修相關課程，與具有共同興趣之師生組織讀書會。除了共同切磋學術理論之外，更可學習如何針對各種社會現象討論分析、形成論述。當系內多數教授未能、不願接受新的觀念、理論和做法的挑戰時，就有賴作為學習主體的學生自我覺悟與行動。應就諸如**提昇系內師生的性別敏感度、增聘師資、加開課程**等問題加以討論，以活動顯現性別議題，以分析說服系內師生。當教授掌握系上資源分配，決定學生畢業與否的權力，甚至可影響未來就學就業發展時，實在需要積極建立系內以及跨校的學生支援團體，配合諸如「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法令，以群體的力量面對壓力，共同擬定策略、進行協調、並向外尋求支持，以對不合理制度與常態進行批判與挑戰，對相關單位形成壓力。學術如果不只是為了描述，而是為了謀求改變，那麼這種面對、分析、論述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正是研究所的訓練目標？不正是有心形成改變者（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在抽象理論之外應學習的功課？畢竟改變從來都不會是在權力結構上居於優位者自動發動的！若學生不斷努力，系上也有老師加以支持回應，相信這樣的行動必能更快速地改變系所原本性別盲目的狀況，以及鄉愿的學風。

不僅於此，女性主義關切的總是社會中的性別正義，致力發掘與改變社會中的不公。學界也是社會中的一環、是學者與學子切身的生活環境，因此不可不加檢視。但社會中不同階級、族群、年齡，以及因性別而受壓迫限制的對象，更應是關切的重點。**改變**使這些群體成為弱勢的偏見、制度與作為，是女性主義研究的目標。因此有志之士，便不能自外於社會相關現象、議題，不能不對之有所分析、批判與行動。除了組讀書討論會，定期就社會現象由女性主義觀點思考其在空間及地理上的意涵，思考空間政策與觀念在其中的角色與問題之外，有志於此的師生更應積極參與相關運動，並給予行動和論述支援，甚至主動帶動社會發覺議題，使地理理論的發展更能與社會現象勾連、產生影響。

結語：期待更具性別意識的地理學術環境與研究

相較於其他學門，本土地理學界不論在研究數量、研究主題、知識論與方法論上都缺乏性別關懷與性別意識。少量與性別相關的的研究，又多停留在第一波女性主義階段甚至缺乏性別意識的階段。

由前述分析可知，學術環境缺乏性別敏感度、地理學高等教育中缺乏性別相關課程、欠缺關注性別議題、具性別意識的師資、研究生封閉的學術生活是主要原因。而本土地理學界和國內外其他領域的學者與學術思想之間、其與本土社會人民與民瘼之間難以穿透的壁壘可能更是關鍵。這使得學者與學子在自己的象牙塔中進行自體繁殖，使得地理學不論在想像、實質與生活空間上都相當封閉。這現象，固然有國家、父權與學術資本主義等結構性限制因素的影響，但也是地理學界的師生和研究者未能發揮能动性，未能積極謀求改變所致。站在女性主義的角度，在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婦女運動、半世紀的女性主義地理學理論發展後，本土地理學界嚴重的性別盲已到了不可不加以批判檢討的地步，我們必須從女性主義的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檢討本土地理學界的理論論述與論述形構，分析學術與教育環境中的權力關係，以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聯。希望本文或許過於強烈的用語能稍起振聾發聵之效，讓學界師生開始打破學術藩籬，讓女性主義的思想進入地理學界。也讓我們起身走出封閉的圈圍，去了解社會、了解因不公平的性別常態與制度而受苦的人們，擔負起知識份子的責任，為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努力。思考臺灣社會在人、事、物與觀念都越來越迅速、越來越激烈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流動與變化時，這對不同的性別或身體形成了何種生活與生存上的困境？造成何種不公的壓迫與排擠？這種變化所形成的意義與經驗、相關的觀念與政策，究竟有什麼值得商榷、批判與改進之處？這在在都是地理學者與師生應嚴肅面對的問題。本文是本土地理學界在 1988 年 Monk 第一次引介女性主義地理學的 16 年後寫成，盼望在更多師生共同努力下，十年後再做回顧與展望時，本土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理論、研究、學術環境，以及社會實踐都能讓我們昂首於國際。

謝 辭

首先要感謝匿名評審對本文的指正以及鼓勵，本論文之初稿曾於 2004 年 11 月，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及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合辦之「近二十年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與會者的建議與指正在此一併感謝。

註 解

- 1 現在回頭看 McDowell 在 1988 年所說的這幾句話仍覺得鏗鏘有力振奮人心，雖然也冒著一些風險！文中二元劃分的「女性」、「男性」因其預設著一種截然對立、有著僵固界線的兩極，而在晚近經歷種種論辯並遭致不少批評。1990 年代的女性主義者已不再認為有本質性的普世的性別劃分（包括 McDowell 自己），所關懷的對象也從「女性」拓展到「因性／別或身體而受壓迫排擠與不公平地被對待的人們」，以此置換引文中的「女性」應該更能反應當下的思潮。
- 2 「人口研究中心」於 1999 年改名為「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而原本的「婦女研究室」也改名為「婦女與性別研究組」。
- 3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1970 年創刊）、《地理學報》（1962 年創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1975 年創刊）、《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研究報告》（1973 年創刊）。

- 4 本土最早設置碩士班的地理相關系所為文化地理學系，其於 1961 年開始招收碩士生，因此由 1961 年開始統計相關碩士論文。
- 5 本文所有博碩士論文之分析與統計，係以 2004 年之前發表之論文為主，2005 年之博碩士論文，因恐未完全進入全國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因此不予納入。
- 6 蕭昭娟 (2000) 的碩士論文在全國博碩士論文索引中被誤標為博士論文。
- 7 包含臺南大學鄉土研究所、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逢甲大學建築與都市計劃研究所、大葉大學設計研究所、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東海景觀所、南華大學環境藝術研究所，每所各有一本與性別、空間相關的碩士論文，共計七本論文。
8. 臺大社會所、清大人類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東華大學族群關係研究所、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政大教育研究所，甚至外文所、森林所、體育所、政治所、傳播所等系所也都有空間與性別相關的碩士論文。
9. 《都市與計劃》被國科會列入 TSSCI 正式名單。
10. 《地理學報》原本被國科會列入 TSSCI 名單，不過因 1998 年缺刊一期而掉入觀察名單中。
11.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原本在 TSSCI 觀察名單中，不過在 2005 年已不被列入。性別相關文章的統計是扣除了翻譯以及書評文章，討論性別的文章多半出自於學報中「都市論壇」之類目之中。
12. 包括《Asian Journal for Women Studies》、《International Migration》、《國立臺灣大學人口學報》、《本土心理學研究》。
13. 根據周素卿 (2002) 的分析，國內人文地理學主要學術期刊中，經驗研究中的主題分布經濟地理占 23.6%，都市研究占 7.3%，人口地理占 5.5%。
14. 期刊論文限於篇幅，在研究方法、過程上難以交代清楚，因此此處僅以碩士論文為討論對象。
15. 以國科會人才資料庫查詢並配合訪談得知，目前王志弘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李謁政任教於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柏蘭芝任教於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陳怡伶任教於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所，孫瑞穗任教於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所、彭滄雯任教於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
16. 作者在 2005 年，再度經過研究生大會同意，由所學會會長在系務會議中，向系所提案增設哺育室與無障礙廁所時，有一位男性老師認為小孩不應帶到學校，系主任則斥責學生，叫學生去查學校有哪一個系所有設哺育室，以此拒絕學生的提案。如果每個機構都依這種邏輯思考，那麼任何改變不公平正義的新概念、新做法都不可能實行，前人在學校不招收女性時，也可以用這個理由拒絕女性入學。這種顛預沙文的態度讓人為之齒冷。
17. 工具書包括 Nelson and Seager (2005) 編輯出版的《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以及 McDowell and Sharp (1999) 編輯出版的《A Feminist Glossary of Human Geography》。女性主義地理學教科書則包括 Domosh and Seager (2001) 的《Putting Women in Place: Feminist Geographer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McDowell (1999) 的《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IBG 的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分別於 1997 年和 1984 年出了《Geography and Gender》以及《Feminist Geography》兩書，此外還有 McDowell and Sharp (1997) 的《Space,

- Gender, Knowledge*》、Massey (1994) 的《*Space, Place and Gender*》以及 Rose (1993) 的《*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18. 在臺大地理是於姜蘭虹教授之「地理思想」中有一個單元的課程，臺師大地理是在吳鄭重教授之「地理論著評讀」中有一個單元，高師大地理是在蘇淑娟教授之「後現代地理學」中有兩個單元，文化大學則在趙建雄教授之「地理思想」、「社會地理學」以及「人文地理研究方法」中各有一個單元，彰師大則未有任何課程涵蓋。
 19. 臺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婦女與性別研究組，提供性別研究學程。高師大則有性別教育研究所，開設性別與空間研究。
 20.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在選修課程中列有「女性主義地理學」不過據查並未曾開設。
 21. 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的陳怡伶教授開設了「兩性教育」；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王志弘教授開設了「性別與空間」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的游美惠教授開設「性別與空間研究」。
 22. 作者在本所或其他系所同學談到自己的研究主題時，所獲得的回應往往是一個驚訝的問句，「那你為什麼沒去讀城鄉所？」，這個問題所顯現的是：城鄉所已某種程度成為探討有關性別與空間相關議題的主要研究機構，但這表示地理學界因此就可以將此一議題劃出本身的研究範圍嗎？或者就不需要就此議題來探索了嗎？地理學界漠然的面對此一現象本身，就是個值得反思的現象。
 23. 有關學術資本主義與大學評鑑制度對臺灣各大學院校的影響，可參考《當代》(2004) 第 203 期的專輯，其中收錄洪裕宏、顧忠華、黃厚銘的三篇專文討論。此外本地人文社會學界曾在 2004 年 9 月舉辦「反思臺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針對國外學術評鑑方式、人文科學研究是否適合以 SSCI、TSSCI 為評鑑指標、目前學術評鑑方式對於教學與研究的政負面影響，以及可能的方案加以討論，並於 2005 年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一書(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2005)。除此之外也可參考 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Academic Capitalism*》一書，該書指出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的學術研究在 1980 年代之後，均在全球化所帶來的產業升級壓力，以及國家削減大學補助下，而有趨向市場化的情況。

引用文獻

-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 (2005) 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 王志弘 (1996) 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地理學鍵結：重要文獻之評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8: 117-128。
- 吳美枝 (2004) 非都會區、勞工階級女同志的社群集結與差異認同——以宜蘭一個女同志社群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素卿 (2002) 臺灣人文地理學的研究進程：知識生產特性與科學進步性之探討，都市與計劃，29 (2)：265-289。
- 周素卿、劉美琴 (2001) 都市更新視域外的性別、遷移與貧民窟生活世界？以臺北忠勤社區女性遷入者的經驗為例，地理學報，30: 19-54。
- 周蕙芸 (1987) 雙和地區婦女勞動力結構與通勤空間變遷之研究，私立文化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姜蘭虹 (1983) 鄉村女性遷移至臺北市之決策過程與適應問題,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 11: 89-105。
- 姜蘭虹 (1999) 中國大陸流動人口之研究—以廣東省鄉鎮企業外來女工為例, 地理學報, 26: 57-70。
- 張秀蜜 (1991) 臺中潭子加工區女作業員生活律動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佩瑜 (2000) 傳統婦女之生命週期與生活空間建構—以澎湖地區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庭芸 (2002) 澎湖地區國際婚姻調適之研究：以印尼及越南新娘為例之比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玉馨 (2001) 東港漁村婦女的日常生活空間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黃惠琴 (2003) 女教師與女學生的空間識覺研究—以高雄市高中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楊千惠 (2002) 神聖空間中的女性宗教活動研究—家、精舍、禪寺的連結,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美琴 (2001) 整建住宅女性的城鄉遷移與定居—臺北市南機場忠勤社區整宅之個案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 歐家瑜 (2000) 都市社區居民空間識覺形成之研究—以臺北市成功國宅婦女的活動空間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鄧景衡 (1998) 身體、權力、設計策略—塑身、脫脂、美體中心的空間文化剖析,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研究報告, 11: 93-194。
- 蕭昭娟 (2000) 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孟嫻 (2003) 大陸女性配偶在臺生活適應之研究：以臺中縣市、彰化縣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Alsop, R., Fitzsimons A., and Lennon, K. (2002) *Theorizing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 Domosh, M. and Seager, J. (2001) *Putting Women in Place: Feminist Geographers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 Hansen, E., Kennedy, S., Mattingly, D., Mitchneck, B., Monzel K. and Nairne, C. (1995) Facing the future, surviving the present: strategies for women graduate students in geography,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19 (3) : 307-315.
- Haraway, D.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575-99.
- Lin, Ji-Ping (2001) Labor migration in Taiwan as a gendered process: do migrants earn more than non-migrant?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29: 13-26.
-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 McDowell, L. (1988)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Introduc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McDowell, L. (1992) Doing gender: feminism, feminist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7: 399-416.

- McDowell, L. (1994) Polyphony and pedagogic authority, *Area*, 26 (3) : 241-248.
- McDowell, L. (1999)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Dowell, L. and Sharp, J. (1997) *Space, Gender, Knowledge*, London: Arnold.
- McDowell, L. and Sharp, J. (eds.) (1999) *A Feminist Glossary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 McKay, D. (2002) Negotiating positionings: exchanging life stories in research interviews. In: Moss P. (ed.) *Feminist Geography in Practice: Research and Methods*, Oxford: Blackwell, 187-199.
- Monk, J. (1988) Feminist geography: theory and practice,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16: 89-102.
- Nelson, L. and Seager, J. (eds.) (2005)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Malden: Blackwell.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laughter, S. and Leslie, L. (1997)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of the IBG (1984) *Geography and Gender: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London: Hutchinson.
-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of the IBG (1997) *Feminist Geographies: Explorations i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Harlow: Prentice Hall.

94年5月9日 收稿

94年10月17日 修正

94年12月19日 接受